

主要角色

郝文僧：净
施世纶：老生
黄天霸：武生

情节

施世纶为淮安总漕，夜宿界河驿。梦韩翠云鬼魂谓被郎如豹抢入家中，强奸不遂，用水浇死，请为申雪。施世纶醒后，决定微服私访，黄天霸等苦从，只由郭起凤一人随伴。行至里海坞，与韩翠云之父韩佩相遇。韩佩因郎如豹烫死其女，打死其婿，正要进京上诉。遂将郎如豹侍其妹，为索国妾，及与绿林中郝世洪为儿女亲家，在东昌府一带无恶不作等情，向施世纶申诉。施世纶遂决定先至里海坞访郝世洪。原来郝世洪曾为绿林，刻已只因黄天霸归顺施世纶，打死武天虬、枪挑濮天雕，其妻伍氏，念及伍家只此一子，因而绝后，致得重病。郝世洪苦劝其妻及女郝素玉，均不听从郝文僧表面上在玄坛寺出家，实则无恶不作，见其母病重，对其父所言，亦不赞成。施世纶行至东昌府，天色已晚，乃借玄坛寺中，郝文僧归后与见面，施世纶言系给郝世洪及郎如豹带信而来，郝文僧在恶虎村与施世纶见过，当即看破，持刀往杀施世纶等。郭起凤乘间逃脱，施世纶被绑。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录入：小豆子

相关剧本

[东昌府【二本】](#)（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东昌府【三本】](#)（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全剧剧本：PDF 格式

[阅读](#)（433.27 KB）



全剧剧本：纯文本格式

【第一场】

（黄天霸、关泰、王殿臣、何路通、朱光祖同上。）

黄天霸（念） 弃却绿林将英豪，

关泰、何路通（同念） 独闯江湖美名标。

王殿臣、朱光祖（同念） 一路剪恶除强暴，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同念） 土棍刁民望风逃。

黄天霸（白） 黄天霸。

关泰（白） 关泰。

何路通（白） 何路通。

王殿臣（白） 王殿臣。

朱光祖（白） 朱光祖。

黄天霸（白） 列位英雄请坐。我等保护大人巡视淮安，一路之上，拿了多少恶棍刁民。前者在静海县薛家窝，拿获薛家五虎一并余仗何仁兄之力也。

何路通（白） 岂敢。薛家窝拿了余七众寇，此乃些须小事，何必挂齿。

关泰（白） 众家英雄，你我保护大人去至淮安，前面已是山东地方，惯出强盗，大家须要留心在意。

朱光祖（白） 关爷，此去淮安，路过山东，纵有盗寇，你我俱是绿林出身，何惧那些毛贼。

王殿臣（白） 吓，朱爷此言差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大家保护大人，落得平安，岂不是好？

何路通（白） 列位英雄，此去淮安，水路行舟，盗寇如麻，难免无事，大家小心在意。

黄天霸、关泰、王殿臣（同白） 着哇。

（郭起凤上。）
郭起凤（念） 朝中天子三宣诏，关外全凭一令行。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同白） 守备到此何事？

郭起凤（白） 大人有令，传众英雄，齐至公馆伺候。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同白） 既然如此，一同前往。来，带马。

（排子。众人同领起走圆场，挖门。）
黄天霸（白）大人尚未升堂，你我两厢伺候。
（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门子、书吏、施世纶同上。）
施世纶（引子）职授金章，秉忠心，除暴安良。
（念）钦奉王命离九朝，职授淮安为总漕。哪怕恶霸刁民野，就是皇亲难恕饶。
（白）本院，施世纶。奉旨钦命淮安漕运，代理民词，自离京都以来，在八里桥收了何路通，又在静海县拿获薛家五虎，一七，与民除害。行至沧州，落宿公馆，今日起马。
副参二将。

黄天霸、关泰（同白）在。
施世纶（白）吩咐人役，齐至官船伺候。
黄天霸、关泰（同白）齐至官船伺候。带马！
（排子。众人同下。四船夫、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门子、书吏、施世纶、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白）好一派景象也！
（大排子。众官员同上。）
众官员（同白）界河驿文武官员迎接大人。
郭起凤（白）候着。
施世纶（白）启禀大人：界河驿文武官员迎接大人。
施世纶（白）吩咐预备公馆伺候。
郭起凤（白）公馆伺候。
众官员（同白）吓。
（众官员同下。排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土地上。）
土地（白）咳呵！
（念）地方诚敬吾，福德为正神。
（白）小神乃界河驿土地是也。今有镇山东郎如豹，谋害民女，名叫韩翠云，那女鬼冤魂不散，叩求吾神与她报仇。今有施世纶下马，不免带她前去申诉。
女鬼走动。

（韩翠云上。）
韩翠云（白）苦吓！
（二簧摇板）恨狂徒行事心太狠，
勒逼着奴家要成婚。
望神圣与奴来消恨，
灭却了贼子报你恩。
土地（白）女鬼不必啼哭，今有施大人在此下马，我带你前去伸冤便了。
韩翠云（白）多谢神圣。
（二簧摇板）谢神圣带我鸣冤枉，
闪开浮云见天堂。
土地（白）你随我来。
（土地、韩翠云同下。）

【第三场】

（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门子、书吏、施世纶、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上。排子。）
施世纶（白）来，吩咐文武官员，不必伺候，各自回衙理事，众人役各自歇息。
门子（白）文武官员，不必伺候，各自回衙理事，众人役各自歇息。
（四文堂、四青袍、四刽子手、四官兵、书吏、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下。）
门子（白）禀大人：吩咐过了。
施世纶（白）来，掌灯。
（门子暗下。）
施世纶（唱）大清国锦江洪君王有道，
奉圣旨往淮安身为总漕。
拿多少贼狂徒刁民土豪，
为国家每日里愁锁眉梢。

（土地上。）
土地（唱）谯楼打罢三更后，
见了大人说根由。
（白）小神参见大人。
施世纶（白）吓，那一老者，夤夜至此，姓甚名谁，有何话讲？
土地（白）启禀大人：小神乃界河驿土地便是。只因东昌府有一恶霸，名叫镇山东郎如豹，谋害民女，名叫韩翠云，女鬼冤魂不散，小神将他带至大人台前申诉。
施世纶（白）吓，有这等事。将女鬼带上来。
土地（白）女鬼走动。
韩翠云（内白）苦吓！
（韩翠云上。）
韩翠云（唱）悲惨惨且把公馆进，
叩求大人诉冤情。
施世纶（二簧导板）耳边厢又听得悲声不定，

韩翠云（唱）尊一声老大人细听详情：
小女子家住在东昌府郡，
我的父名韩佩耕耘为生。
镇山东郎如豹为人不正，
将小女抢他家勒逼成婚。
那时节是民女再三不允，
那强盗一霎时顿起毒心。
将小女绑至在花厅之上，
用滚水浇遍身命丧归阴。
求大人与奴家报仇雪恨，
愿大人代代官不离朝门。
听谯楼打罢了四更时分，
冤屈鬼别阳间转回阴城。

土地（白）随我来。
韩翠云（哭）喂呀！
（土地、韩翠云同下。门子暗上。）
施世纶（二簧导板）一霎时那女鬼诉冤不见，
（白）吓！
（唱）睁朦胧却原来白昼日间。
（白）好奇怪。
来！
（门子允。）
施世纶（白）传副参二将同众来见。
门子（白）副参二将同众来见。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上。）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白）来也。参加大人。
施世纶（白）罢了。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郭起凤（同白）大人有何吩咐？
施世纶（白）众位英雄，本院昨晚三更时分，偶得一梦，见当方土地带一女鬼冤魂，名叫韩翠云，是她言道，被此地恶棍名叫镇山豹谋害她的性命。女鬼冤魂不散，到我跟前申诉。为此聚齐尔等，共同商议。
黄天霸（白）启禀大人：此地有这等恶霸，本地官员，也该呈报，况且梦中之言，岂可深信？
施世纶（白）我想此地既有恶霸，难免官员贪赃受贿。本院欲前去私访，你们意下如何？
黄天霸（白）大人乃朝廷钦命大臣，岂可出外私访。待我等四下访查，再作计较。
施世纶（白）我想此事，你们前去，恐误日期，本院心已定，不必拦阻。郭起凤随我同行，后面更衣备黑驴伺候。
（施世纶、郭起凤同下。）
王殿臣（白）列位英雄，看大人此去，只怕又要闯出祸来。
关泰（白）闻听此地恶棍刁民甚众，依俺之见，相留大人不去为妙。
朱光祖（白）想那郭守备武艺平常，跟随大人前去，若有一差二错，那时后悔也就迟了。
黄天霸（白）列位英雄言之有理。待俺进内回禀。
（郭起凤上。）
郭起凤（白）大人出堂。
（施世纶上。）
施世纶（白）你们看我这等打扮，料人难解机关。
黄天霸（白）启禀大人：闻听此地，刁民甚众，还是不去为妙。
施世纶（白）为大臣者，何惧凶险。你们不必多言，带牲口伺候。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同白）送大人！
（施世纶、郭起凤同下。）
黄天霸（白）众位英雄，大人此去，只怕难保无凶。
关泰（白）我等小心看守公馆，且听好音到来。
黄天霸（念）为将协战勇，
关泰、何路通、王殿臣、朱光祖（同念）保主建奇功。
（众人同下。）

【第四场】

(郝文僧上。)
郝文僧 (点绛唇牌) 带发出家，不遵佛法，凶心发，要把人杀，哪怕律条大。
(念) 看破绿林无善终，带发出家假修行。不拜如来不念佛，恼恨天霸与施公。
(白) 俺姓郝名文僧，法号自然。自幼惯走江湖，本是绿林出身，杀官劫库，多少保镖的达官，竟死在俺的刀下。这且不言表兄武天虬，在恶虎村拿住赃官施世纶，要与绿林报仇。不想天霸找上门去，不念结拜之情，镖打天虬，枪挑天雕，位仁嫂。是俺一见，心灰一半，转到家中，禀知父母。老母闻知天虬表兄，命丧天霸之手，每日忧虑，身得重病。是绿林，为此在这玄坛寺内，带发出家，倘凑机会，杀了天霸，拿住赃官，与俺表兄报仇，方称我心愿，今日庄丁来报病体甚重，不免回家探望一番。
(唱) 小和尚，好好看守庙堂，我回家探望去者。
(唱) 闻得老母身染病，
不免回家探娘亲。
庙堂之事你照应，
来往休要放过关。

(郝文僧下。)

【第五场】

(韩佩上。)
韩佩 (唱) 心中恼恨贼强盗，
谋害我女赴阴曹。
去往京都冤状告，
要与我女儿把恨消。
(白) 小老儿韩佩。所生一女，名叫翠云，配夫何荣，尚未过门。只因她舅娘染病在床，我同女儿前去探望，不想被镇山东抢去，勒逼成亲，我女不从，被那恶霸贼用滚水烫死。我女婿闻听不忿，找上他家辩理，不想被那贼用乱棍打死。可未合套的夫妻，命丧毒手。狗强盗，我虽年迈，拚着这条老命不要，与你作个对头。
(唱) 清平世界乾坤照，
擅抢人间女多姣。
天理二字全不晓，
恶贯满盈哪里逃。
(韩佩下。)

【第六场】

(施世纶、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唱) 奉王旨意出离朝，
赃官恶霸难脱逃。
钦命二字如山倒，
皇亲国戚也不饶。
郭起凤 (白) 大人。
施世纶 (白) 唔，要伙伴相称。
郭起凤 (白) 是。
施世纶 (白) 你我出离公馆，行了半日，不知来此什么所在？
郭起凤 (白) 前面有一树林歇息，倘有行人，问过便知。
施世纶 (白) 言之有理。
韩佩 (内白) 走吓！
(韩佩上。)
韩佩 (唱) 心中有事嫌路远，
插翼飞到见青天。
(白) 哎呀，看天气炎热，道路难行，不免歇息歇息再走便了。
郭起凤 (白) 吓，那一老丈请了。
韩佩 (白) 请了。敢是问路的么？
施世纶 (白) 吓，老丈，我们本是问路的。老丈，此间是何地方？
韩佩 (白) 此地名叫里海坞，乃是往东昌府去的大路。
施世纶 (白) 吓，这就是往东昌府去的大路么？
韩佩 (白) 正是。
施世纶 (白) 请问老丈哪里人氏？
韩佩 (白) 我乃东昌府人氏。
(韩佩笑。)
施世纶 (白) 吓，老丈既是东昌府人氏，吾有两个朋友请问老丈可知？
韩佩 (白)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施世纶 (白)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韩佩 (白) 但不知是哪一位？
施世纶 (白) 此人名叫镇山东郎如豹。
韩佩 (白) 我看二位好像买卖人。
施世纶 (白) 我们原是买卖人。
韩佩 (白) 既是买卖人，为何与强盗结交，是何道理？
施世纶 (白) 吓，郎如豹他是强盗吓？老丈有所不知，我在京都，有个朋友转托捎带书信，并不与他来往。既是老丈知道，此时看早，何不谈谈讲讲，我们也不与他捎书信了。
韩佩 (白) 既然如此，请坐，请坐。
施世纶 (白) 老丈请讲。
韩佩 (白) 二位提起此人，我与他有山海之仇。
施世纶 (白) 慢慢地讲来。

韩佩 (白) 小儿子姓韩名佩，所生一女，名叫韩翠云，配夫何荣，尚未过门。只因她舅娘身得重病，是我同女前去探望，不想被豹抢到他家，勒逼成亲。

施世纶 (白) 吓，那郎如豹擅抢民女，我且问你，你女儿可曾应允？

韩佩 (白) 我女儿至死不从，那贼意狠心毒，将我女儿绑在花园，用滚水活活烫死。

施世纶 (白) 吓，世界上有着等恶刑。后来呢？

韩佩 (白) 咳，可叹我那送死的女婿，找上门去，与他辩理。被那贼诬到家中，用乱棍打死了。

施世纶 (白) 那恶霸伤害你两条性命，难道你就不去叩告他么？

韩佩 (白) 咳，二位呀。在这东昌府一带，大小衙门，俱都告过。谁知道一带的官员，都与他来往，不准我的状词，也是枉然。

施世纶 (白) 他是甚等之人，文武官员，都与他来往？

韩佩 (白) 他有个妹子，乃是京都索国舅爱妾，所以纵横。

施世纶 (白) 哦，原来如此。

韩佩 (白) 这不足为奇。他还有一门好亲戚，就在这前面里海坞，此人名叫郝世洪，绰号人称显道神，乃是绿林中一个响马儿。女，一个叫郝素玉，一个叫郝双凤，许配郎如豹之子为妻，他二人乃是儿女亲家，两下窝藏强盗。东昌府一带黎民，两家个个头疼。

施世纶 (白) 吓，他与那郝世洪还是亲戚吓。老丈如今，意欲何往？

韩佩 (白) 东昌府一带告他不下，拚着老命不要，进京叩阁吓。二位依我之言，这书不带也罢。

施世纶 (白) 听老丈之言，我们也不敢送去了。

韩佩 (白) 哎呀，天不早了，我还要趱路，少陪了。

(唱) 但愿苍天睁开眼，
仇报仇来冤报冤。

(韩佩下。)

施世纶 (白) 听韩佩之言，与梦中女鬼之词无二。

郭起凤 (白) 是。

施世纶 (白) 前面已是里海坞，你我先去访那郝世洪，看他是何等行为，然后也好拿获。

郭起凤 (白) 大人，天色不早，依我之见，暂且回转公舍，明日再来查访，方保无事。

施世纶 (白) 既为朝廷大臣，何惧凶险。不要拦阻，你我就往里海坞去者。

(唱) 都只为夜得梦女鬼叩告，
为黎民昼夜里哪得辞劳。
不能够断民词怎把国保，
枉受了朝廷的爵禄封高。

(施世纶、郭起凤同下。)

【第七场】

(郝世洪上。院子随上。)

郝世洪 (引子) 侠义英雄，弃绿林，教子务农。

(念) 撇却江湖有数秋，看破绿林不到头。洗手多年家中坐，四海也曾把名留。

(白) 俺，郝世洪，人称显道神。只因老年的英雄，俱已死散，是俺看破绿林，洗手多年，祖居里海坞，教子务农。只因三名叫黄天霸，弃却绿林，归顺施公，反与江湖的英雄作对。想那年在恶虎村鏖打武天虬，枪挑濮天雕，绿林的英雄，恨，意欲杀他，与绿林报仇。是我家时，常相劝吾儿，不可胡为，要念他父三泰的份上。这些小英雄，哪个听劝，只好由他们去罢。

院子 (白) 来，

郝世洪 (白) 有。

院子 (白) 请二小姐出堂。

(郝素玉上。)

郝素玉 (念) 虽是闺阁女姣娘，两膀臂力胜金刚。梳妆好似无盐女，行动亚赛楚霸王。

(白) 参见爹爹。

郝世洪 (白) 罢了。坐下。

郝素玉 (白) 谢坐。唤孩儿出来，有何训教哪？

郝世洪 (白) 儿吓，你母亲的病体如何？

郝素玉 (白) 越发沉重了。

郝世洪 (白) 好生侍奉。

郝素玉 (白) 爹爹，你道我母亲的病，是怎样得的？

郝世洪 (白) 为父倒也不知。

郝素玉 (白) 就因为我表兄武天虬，拿住施不全，要与绿林报仇，不想命丧天霸之手，我哥哥回来禀知我母亲，她老为痛内侄，每

郝世洪 (白) 虑，故此身得重病。如今若得好，除非拿住赃官同天霸，与我表兄祭灵，我母亲的病才能好。

郝素玉 (白) 儿吓，你哪里知道，如今施公现为漕运总督，乃是钦命大臣，那天霸身为副将。若要报仇，只怕班门弄斧，反为不美

郝素玉 (白) 你老不要与施不全混吹。若遇机会，我是要杀了赃官，会会天霸，方称吾愿。这些事你老也不必管。看今日天气甚暖

郝世洪 (白) 将我母亲搀到厅前，凉爽凉爽。

郝素玉 (白) 如此甚好。

郝素玉 (白) 丫鬟们，将老夫人搀到厅前。

(众丫鬟搀郝夫人同上。)

郝夫人 (念) 只为天虬恨，时常挂在心。

郝素玉 (白) 妈呀，请坐。

郝世洪 (白) 吓，安人病体如何？

郝夫人 (白) 咳，只为武家只有一子，借代香烟，命丧天霸之手，是我每日忧虑，病体越发沉重了。

郝世洪 (白) 安人，你把此事不必挂念，那天霸归顺施公，也是正理。天虬不该杀害施公，今已丧命，也是他的命该如此，何必多

郝夫人 (白) 唔，你不报仇倒也罢了，反说他命该如此，气死我也呀。

(郝文僧上。)

郝文僧 (白) 走吓！

(念) 只为母亲身得病，急忙回家问安宁。

郝素玉 (白) 兄长回来了。

郝文僧 (白) 吓，贤妹。
孩儿参见母亲。
郝夫人 (白) 罢了。坐下。
郝文僧 (白) 谢母亲。吓母亲病体好些了么？
郝夫人 (白) 儿吓。只为你表兄之仇未报，为娘病体越发沉重了。
郝文僧 (白) 母亲但放宽心，孩儿在玄坛寺带发出家，无非是避嫌而已，有机会拿住赃官，与我表兄冤冤相报。母亲不必忧虑。
郝世洪 (白) 唔，为父再三相劝，你们还是这等行为，若伤朝廷钦命大臣，闯出祸来，难免灭门之罪。
郝夫人 (白) 哎呀，这老强盗，你与天虬是死后的对头了。气死我也。
郝世洪 (白) 依我劝，你回房养息病体去罢。
来，搀扶后面。
郝素玉 (白) 妈呀，你老后面养息病体。
(郝夫人下。)
郝素玉 (白) 吓，爹爹，本应当与表兄报仇，你老反说此话，难怪我母亲动怒。从今以后，我们的事不用你老多管。
郝世洪 (白) 看天色尚早，你兄妹二人去至后面演习武艺散闷，为父观看。
郝文僧、郝素玉 (同白) 是，孩儿遵命。
郝世洪 (白) 随为父来呀。
(笑) 哈哈。
(郝世洪、郝文僧、郝素玉同下。)

【第八场】

(施世纶、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唱) 一片丹心把国保，
扫尽恶霸与土豪。
心中恼恨贼强盗，
要与韩佩把恨消。
(白) 郭起凤，行至此间，天色已晚，前面有一古庙，借宿一宵，明日再行。
郭起凤 (白) 是。
施世纶 (白) 转来，倘若僧寺要问，就说京都来的，不可走漏消息。
郭起凤 (白) 是。
吓，师父，开门来。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咳呵！
(念) 出家本为养静，杀人不管偿命。
(白) 吓，是哪位？
郭起凤 (白) 吓，小师父，我这厢有礼了。
小和尚 (白) 吓，原来是两位施主，到此何事？
郭起凤 (白) 吓，小师父，我们是京都来的，行至此间，天色已晚，要到宝刹借宿一宵，不知小师父意下如何？
小和尚 (白) 哦，你们二位，原来是借宿的，这不要紧，请至禅堂里面。
郭起凤 (白) 小师父引路。
小和尚 (白) 二位随我来。将牲口拴在此处。二位请坐，待我取茶来与你们二位解渴。
施世纶 (白) 有劳了。
小和尚 (白) 这算不了什么。请问二位从何处而来，要往何处而去？
施世纶 (白) 吓，小师父，我们是京都人氏，往东昌府发卖布匹，还有朋友所托，捎带书信，故而行至此间，天色已晚，在宝刹借宿一宵，明日再行。请问小师父，庙中就是小师父一人么？
小和尚 (白) 二位问我们庙中僧人，共有一十七名。当家的师父，去往里海坞探望我师奶奶去了。
施世纶 (白) 吓，原来如此，且候老师父回来，说我二人在此打扰。
小和尚 (白) 二位，天色也不早了，当家的少时就要回来了。
郝文僧 (内白) 走吓！
(郝文僧上。)
郝文僧 (唱) 只为表兄冤仇恨，
叫俺时常挂在心。
(白) 吓，小和尚。
小和尚 (白) 吓，师父回来了。启师父：咱们庙中来了两位借宿的，师父前去相见。
郝文僧 (白) 吓，待我去见。在哪里？
小和尚 (白) 就在配殿吓。
二位，我师父回来了。
施世纶 (白) 吓，在哪里吓？师父。
郝文僧 (白) 吓，二位请坐。
施世纶 (白) 有坐。吓，师父，我二人在此多有打扰了。
郝文僧 (白) 岂敢。请问二位高姓大名，往何方而去？
施世纶 (白) 我二人乃京都人氏，在下姓方名也人，这是我的伙计，姓享名单耳。贩卖布匹，来在东昌府发卖，还有朋友拜托带来封，要到里海坞投递，故而行至此间，天色已晚，在此宝刹借宿。
郝文僧 (白) 吓，你二人是京都人氏，尊驾姓方名也人。吾且问你：书信投递里海坞，但不知是哪家呢？
施世纶 (白) 提起此人，大有名头。
郝文僧 (白) 是哪一家，他姓字名谁？
施世纶 (白) 头一位姓郝名世洪，绰号人称显道神。
郝文僧 (白) 哦，姓郝。这第二位呢？
施世纶 (白) 第二位居住东昌府，名叫郎如豹，绰号人称他镇山东。
郝文僧 (白) 吓，镇山东。我且问你，与他有亲？
施世纶 (白) 无亲。

郝文僧 (白) 有故？
施世纶 (白) 无故。乃是朋友托我带来的。
郝文僧 (白) 吓，既是朋友托你带来，拿书信来，我叫小和尚明月与你们送去，免得你们寻找。
施世纶 (白) 吓，师父，我那朋友拜托要面见本人，方交书信。
郝文僧 (白) 既是这等，天也不早了。二位请安歇吧。
施世纶 (白) 多谢师父。
郝文僧 (白) 小和尚，将他们带至玄坛殿内安歇。
小和尚 (白) 是。
施世纶 (白) 少陪了。
郝文僧 (白) 请哪。
(施世纶、郭起凤、小和尚同下。)
郝文僧 (白) 且住。方才答话者，分明是赃官施不全，我在恶虎村会过一次，他如今更名换姓，又来私访我父与镇山东郎如豹。某拿他，与俺表兄武天虬报仇。他今到此，好比飞蛾扑火，插翅难逃。哇，众家好汉走上！

(众僧人同上。)
众僧人 (同白) 有何吩咐？
郝文僧 (白) 今有施不全住在庙内，前来私访，今晚大家将他拿住，绑至家中，与绿林英雄报仇。
众僧人 (同白) 吓！
郝文僧 (念) 且等三更齐动手，
众僧人 (同念) 杀却赃官报冤仇。
(众人同下。)

【第九场】

小和尚 (内白) 掌灯笼。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二位随我来呀。
(施世纶、郭起凤同上。)
施世纶 (唱) 多蒙师父恩高厚，
明日启程再谢酬。
小和尚 (白) 二位来此玄坛殿，请到里面安歇。
施世纶 (白) 多谢小师父。
小和尚 (白) 岂敢。
(念) 二人痴迷睡不醒，今晚怎能去逃生。

(小和尚笑，下。)
施世纶 (白) 郭起凤。
郭起凤 (白) 在。
施世纶 (白) 掌起灯光，待我看看是何方神圣。
(唱) 吓，原来是黑虎玄坛。本院乃封疆大臣，今夜为何至此。咳，神圣吓！
施世纶在佛殿慌忙叩首，
求神圣显灵威早灭贼囚。
为大臣理应把黎民护救，
上保君下治民每日焦愁。
想当初江都县正印实授，
断多少无头案与民分忧。
莲花院拿获了众家贼寇，
杀九黄和七珠两个人头。
李天祥行不法贪色好酒，
抢民女遇不平命丧荒丘。
在尸场与绿林英雄好斗，
收天霸保皇家美名标留。
到如今为漕运淮安镇守，
在东昌府遇女鬼来诉冤仇。
求神圣指引我拿住强寇，
那时节塑金身重把庙修。
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时候，
肉体战心内惊是何情由？
郭起凤 (白) 想是大人行路辛苦。
施世纶 (白) 言之有理。

(郝文僧上。)
郝文僧 (白) 走吓！
(唱) 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时候，
凶心起恶眼睁睁神鬼皆愁。
手拿定杀人刀配殿行走，
杀赃官与表兄好报冤仇。
(白) 哇，开门来！
郭起凤 (白) 吓，是哪个？
郝文僧 (白) 洒家在此。
郭起凤 (白) 来了。
施世纶 (白) 吓，师父。夜静更深，到此有何见教？
郝文僧 (白) 与你二人借件东西使用。
施世纶 (白) 吓，但不知是何物件。只要有，情愿奉送师父。

郭起凤 (白) 是吓。
郝文僧 (白) 吓，你二人情愿奉送？就是你二人项上人头！
施世纶 (白) 哎呀师父，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我二人的性命？
郝文僧 (白) 呔，你哪里是贩卖布匹的方也人，分明是赃官施世纶。说明便罢，如若不然，料你插翅难逃！
施世纶 (白) 哎呀，师父吓！我二人乃是买卖之人，并不知什么赃官不赃官，不要错认了。
郝文僧 (白) 住了！你这赃官死在眼前还敢强辩。洒家不说，谅你不知！你可知那年在恶虎村，为你这赃官，俺表兄武天虬命丧天
郭起凤 (白) 手，我与你会过一面。洒家为此仇恨，时常想你，也是你的死日到了，今落在洒家庙内，要想逃生，只怕万万的不能
郝文僧 (白) 吠！大胆的凶僧，既知大人在此，还不跪下！
郭起凤 (白) 还不跪下么！
(郝文僧三笑。)
郝文僧 (白) 吓，果不出洒家所料。
众好汉，将他二人与我拿住！
(众僧人同上，同擒施世纶，郭起凤下。)
众僧人 (同白) 赃官被擒，那人逃走。
郝文僧 (白) 不必追赶，将赃官绑在家中，与绿林英雄报仇。将庙门封锁。绑回去！
(众人同下。)
(完)

浏览次数：811 | 字数：10031 | 最后更新：2010年11月12日

[报告错误](#)

中国京剧戏考 [小豆子](#) [版权信息](#)